

1984年中国小说年鉴10

争议小说卷

郑路达编

1984中国小说年鉴·争议小说卷

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

(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二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辽宁省法库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415,000 开本：787×1092^{1/32} 印张：19.1 插页：4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500册

特约编辑：毛承志

封面设计：李正明

统一书号：10363·013 定价：2.25元

《1984中国小说年鉴》序

孔 凡 青

1984年，中国小说在不平静的文学航道上继续前行，留下一串串激扬飞越、五光十色的浪花。我们捧起一束奉献给读者，集成《1984年中国小说年鉴》。

这是一套十卷本、三百五十余万字的编年体小说总集。它多角度、多层次地选录了1984年中国文坛（从大陆到台港）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小说。我们分成十卷，绝无十全十美之意，只希望能反映出这一年小说发展的多样化趋势。多样化，也许正是这个小说丰收年的一个特殊标记，这是令人鼓舞的好兆头。多样化是一切快感的源泉，小说向多极、多元化发展，无疑是政治清明、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，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得到初步满足的表现，是小说走向黄金时期的开端。

这一年小说作品浩如烟海，编选是个苦差事，也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劳动。我们尊重文学对生活那“富有诗意的裁判”的权威，也承认文学那“寓教于乐”给人以美的愉悦的

作用。所以，凡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或健康的美感享受的作品，我们都给予应有的礼遇。

这套小说年鉴的编选工作，得到现代著名老作家沈从文、严文井的热情指导和殷切关注，他们又担任了小说年鉴顾问，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鞭策。十几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、评论家、编辑，参加了编选工作，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。还有值得说明的，这套书中，不少卷的序言，都出自近年来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之手，读者自会感受到那股年轻人的朝气。

编辑这类大型的小说年鉴，我们自知才力不逮、经验不足。本世纪二十年代初，一个叫“小说研究会”的组织出版过一部小说年鉴，不很成功，这次，也许又是自讨苦吃。但这是一项事业，总要去尝试，总要去奋力开拓！

我们诚恳地期望海内外读者、专家不吝赐教。

要着眼于艺术批评（代序）

——《1984中国小说年鉴》（争议小说卷）序

郑 瑛

一九八四年的小说创作，保持了新时期以来的繁荣势头，文学批评也表现出空前的活跃。这一年，曾经有若干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争论：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，从维熙的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，古华的《相思树女子客家》，和周克芹的《果园的主人》等。这些作品引起的争论，摆脱了以往理论批评方面的某些痼疾，不是单纯地从政治标准或哲学范畴来权衡作品的得失，而是更着眼于艺术批评。如对《绿化树》的争论：固然对章永璘的苦行磨炼和无条件地接受工农兵改造，是否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必由之路，在群众中引起的不同看法，应当属于思想性的讨论范畴；但是章永璘形象的真伪，马缨花性格的美学价值，人们却是从艺术与生活，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差异等角度去得出截然相反结论的。再如《相思树女子客家》和《果园的主人》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观音姐和华良玉，都是被作者塑造的具有“复杂性格”的人。因此，对于他（她）们性格是否统一，性格的发展是否符合逻辑，各说不一，这种争论，实际上是由于读者审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歧。是用政治逻辑的排中律来要求人物性格必须是单纯的呢？还是把人物性格看作是丰富的，具体的，矛盾的，而又是全面的？这是争论

的焦点。这种争论是和近来在理论上探讨“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”相呼应的，是有益的艺术探索。

这一年里的文学批评，尽管是非未必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，但它表现出来的特点，却是令人高兴的。

首先，它克服了多年来假大空和浅露批评的缺点。现在的批评，绝对不是过去那种动辄以“修正主义”、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”等大帽子压人，而是说理的，摆事实的，平等的、且有理论深度的探讨。这反映了党的文艺政策的落实，说明了我们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。一部作品，在读者中有不同反响，人们对它的成败得失持有不尽相同的认识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是由于每个人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而产生的，由此而引起的争论是自然的，而且是有好处的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：“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，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，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。”（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）这种争论，可以繁荣文学创作，提高作品质量，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。

再者，这一年里出现的有争议的作品，在艺术上虽然瑕瑜互见，但思想倾向并无大错。因此，对这些作品的艺术高下展开讨论，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复杂化，多层次的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探讨，会对我们文学作品塑造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典型人物起促进作用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一部不朽的作品，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，它给后人留下的应当是永远也争论不完的问题。

一九八四年带着丰收喜悦走完了她的历史路程。我们编了《1984中国小说年鉴·争议小说卷》是希望引起更多读者

对当代小说发展的关注，积极“干预”文学的批评与论争，
並从而提高文学的审美水平。

目 录

《1984中国小说年鉴》序·····	孔凡青(1)
要着眼于艺术批评(代序)——《1984中国 小说年鉴》(争议小说卷)序·····	郝 瑒(3)
雪落黄河静无声·····	从维熙(1)
错,错,错!·····	湛 容(98)
太 阳·····	郑彦英(150)
娘家人·····	陈建功(213)
悟·····	毛志成(216)
果园的主人·····	周克芹(219)
人 精·····	王旭峰(321)
绿化树·····	张贤亮(344)
相思树女子客家·····	古 华(529)

雪落黄河静无声

从 维 熙

黄河，我的母亲！

难道奔腾着泥沙就是你的精灵？

——作者题记

八十年代的一封“鸡毛信”

叶涛：

久违了。

接到这封“鸡毛信”之后，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，也请你暂时扔下笔，到河滨小镇来一趟——我求求你！

当然，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，因为你要来的地方，是距离农场不远的河滨小镇，它可能引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，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，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地上，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？

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？当那“四个魔鬼”下“地狱”后，我结束了“候补囚徒”的生活，我们的第一件乐事，就是两个合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。在浊浪排天的黄河畔，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，一边对着瓶嘴饮酒，一边吟着古诗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我们希冀着

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一天早些到来。老弟！今天回忆起那个镜头来，还使我心醉！

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。我祝愿你有朝一日，文章能如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；你则祝愿我，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，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。最后，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，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——倾倒进了滔滔黄河！当时，你和我都象孩提一样，激动得哭了！叶涛！你还记得吗？当时，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，正驶过黄河铁桥，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，瞧着你我两个踽踽于黄河之畔的疯子。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，把带长镜头的照相机，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：

“拍吧！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！”

“拍吧！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！”

列车过去了。

我们沉默了。

我俩茫然若失地竟在黄河之滨，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！沉默了很久，你说：“看见了吗？这趟车是开往北京的。”

“你向往有一天，也坐上这趟火车吧？”

“不是向往，而是坚信。”

我们坐在河滩上，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，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，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！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，还为了陶莹莹。道理很简单，有朝一日，“老右”也许能够群神归位，而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，是不会有份的。我舍弃她而回城市，不是有负良心吗？

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。

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了下来。

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，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。在你浪漫蒂克的想象中，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象蜜窝窝，因为她美丽温柔，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。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，避而不谈爱情问题，实因我有难言之苦。现在，我的痛苦彻底解脱了，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。

叶涛！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。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时间，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。不用多，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！我焦急地等待着……

十万火急！

范汉儒

一九八〇年冬

这根鸡毛，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
岁月和珍贵往事……

这是一封撩人思情的来信。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“十万火急”，而且在信笺当中央夹着一根鸡毛，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。

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，我采取了比“鸡毛信”更快的办法——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，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。在隆隆的车轮奔驰声中，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。我靠在临窗的坐位上，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，观看着：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，呈黑褐色，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，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，还在信皮上谎称：“内有照片，请勿折叠。”

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，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！拆开一看，大失所望。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意思，除了表示他急切地想见我一面之外，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……

列车——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，车上没有普通旅客——那是押送“右派”去改造的专列。

早晨，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时，他早已醒了：

“Good morning Sir！”

“我不懂英语。”

“先生，早安！”他对我解释。

我很奇怪。他好象不是去接受改造，那喜眉笑目的样儿，倒象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。

“奇怪吗？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笑一笑，十年少。”他笑了。

他长得并不美，但面部很有特征：前额外凸，表现着他的智慧；嘴唇很厚，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。两个矛盾的特点，搭配在一张面孔上，使人感到有点可笑。也许他的脑瓜象爱因斯坦一样聪明，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“北京人”的年代吧——我想。

“我叫范汉儒。”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，“跟战犯范汉杰，只差一个字，反‘右’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，‘喂！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？’我说，‘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对派！’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，他多大年纪？我多大岁数？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。可他们却信以为真，每次批斗我时，必先挂上个序言，‘现在我

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杰汉之弟，右派分子……’”

我被逗笑了，把手伸给他：

“我叫叶涛！”

我俩的手，在小桌之下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，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，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。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，而且正值毕业那年，“凤凰坠地变成了鸡”。

“我是属鸡的，六一年阴历三月十三，虚岁该二十八了。”

“我和你同一个属性。”他说，“只比你大四个来月。”

“你是六月鸡，比我命好啊！你准会有食吃。”我苦笑着说，“我这三月鸡，草芽还没返青，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，还得在雪下刨食呢！”

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，到了那个劳改农场后，我被分配种稻子，他被安排在养鸡房。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，鸡房、菜地、果园、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；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。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稻苗和稗草，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。田野因干旱荒芜了，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，所以母鸡“咯嗒嗒”的下蛋声，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；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，带着贪梦或妒嫉的目光，从我们这块铁丝网围成的圈圈里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掌管的富足领地。

奇怪的是：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。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！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，就连

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，瘦得露出青筋的细脖子，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，就象鸡舍旁边打了焉——但仍然站立着的向日葵。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，他总是喜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：“早上好！先生们！”

“不知死的鬼！你都快瘦成‘木乃伊’了！”

“‘木乃伊’，对后代人来说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”他朝打诨的人，以打诨方式回答，“通过研究我的尸体，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……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了贡献。”

“那一箱箱的鸡蛋可以治你的干瘦！”

“可惜它不姓范。”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边近视镜，“它们都姓‘公’！”

“喂！别太‘那个’，递两个过来！”

“行。我记着这件事。”他煞有其事地拍着大脑门儿，“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，下了蛋一定奉送。不但给你两个，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，才算罢休。怎么样？”

“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那只有咱俩一块儿变‘木乃伊’吧！”

由于他豁达诙谐，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“领地”时，总是扬起一阵笑声，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。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，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。

“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？”

“养鸡房就他一个人，难保！”

“……”

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，使全队为之震惊，他说：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会偷吃鸡蛋吗？你们看——”他举起手里握着的四个鸡蛋，“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，这是红眼耗子拉进老鼠洞里的四个鸡蛋；范汉儒硬是用铁锹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，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。老实说，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。有一天，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，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什么东西。我想，好个范汉儒哇！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象个知识分子样儿，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！我揣摸着那咕嘟嘟响的东西，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蛋，便一脚踢翻了那只铝锅。我立刻愣住了，滚在地上的是一个白菜疙瘩，锅底上还有一只扒了皮的红眼耗子。”

会场默然。

“他很委屈。我很内疚。我俩在月光下站了很久，我说：‘这事怨我粗鲁，你把菜头和那只耗子收拾起来，洗一下，重新再煮煮吧！’

“‘为什么要让我收？’他瞪着我。

“‘怎么？还要我给你收！’

“‘当然！’

“我当劳改队长七八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碰见这号不识相的犟种。我朝他吼：‘不是向你承认我作风粗鲁了吗？你……’

“‘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踢了我的锅，让我自己擦屁股？’他毫不怯懦地回答，‘明月在天，是非清楚，该谁收谁收。我养鸡是为国家，不是任何个人随便驱使的奴隶！’

“我火气更大了，往前迈了两步……

“‘你要干什么？想打人？’他一动不动地逼视着我，‘我想提醒你一句，你的大壳帽上戴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，每一个人，都得受它制约。你……你……也不例外。’”

“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一建立这个劳改农场，我就在这儿当队长。我真想狠狠地剋他一顿，可就是找不出训斥的理由。我想去收拾那几个菜头，就是弯不下腰。这时，范汉儒好象猜透了我这个劳改干部的心思，蹲下身去开始收拾滚落尘埃的菜头；我用手电给他照着亮儿，并抢过锅到水龙头下帮他冲洗……

“今天，我在你们面前，表扬范汉儒的廉正品质。他宁可用菜头填他的肚子，也不捞公家的一星蛋花。这年头，谁不饿？我在这儿对你们讲话，肚子里还‘咕噜噜’地直叫唤吧！不信，你们到我家掀开锅盖看看，清一色的菜头、菜帮子……经我请示场部，这四个鸡蛋给范汉儒了，作为奖励！范汉儒在哪儿？”

“有。”他迈出队列。

“拿去！”

从这天起，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。落难的秀才中不缺少捕捉形象的能手，有人给他起了个“六点钟”的外号。意思很简单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，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，只有六点钟。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。这位队长姓姚，脸膛黝黑，为这件事，也赢得了个“黑姚期”的绰号——这是对这位劳改干部的最高褒奖。

那天散会之后，我是带着笑意进入梦乡的。崇拜廉正，

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；而“六点钟”的行为，正是中国受难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。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，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；在这块物质、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，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……

这大概是个梦吧！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个黑影站在我的面前：接着，我的脸部发痒，我想这一定是顶棚上掉下来的小虫子，在我脸上演穿越“大人国”的旅行，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它——我醒了！我手里攥住的是一根毛茸茸的鸡毛。

我翻过身去。

它又在我脸上蠕动开了，同时我耳畔响起嘻嘻的暗笑声。

“谁？”我猛然坐了起来。

“嘘——”站在炕沿边的“六点钟”指了指嘴唇，意思是不要惊扰了大炕上其他伙伴的睡眠；然后用下巴颏向我做了个出屋的暗示，似乎有什么机密事情要告诉我。

室外，月光似水，遍地银白。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，太亮了，以致使我几次抬头，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。我知道，这是皎月之辉，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。如果把我們这一百多人，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，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，他——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？为了延续生命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无所不吃，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，青苹果、酸葡萄，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，囫圇吞枣地填进肚子。为了挺过饥荒，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“返祖”了。而范汉儒守着“聚宝盆”，却没丧失节操，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